

陳淳淳

# 在馬尼拉灣細數人間煙火



原鄉走廊

世間至美的黃昏，大概都藏在臨海的城池。而馬尼拉灣的落日，是南洋最溫柔、最遼闊、最治愈的一場人間暮色。它以一整片澄澈的長空為幕，以萬頃碧波為台，以連綿椰林為襯，將落日、晚風、滄海、長街、煙火融為一體，鋪展出一幅綿長而溫柔的南洋最壯美的畫卷。每一次駐足凝望，都能讓人卸下世事的紛擾，任由海風漫過肩頭，任由暮色漫潤心扉，在山海的光影之間，讀懂歲月的溫柔與安然。

沿著海灣蜿蜒的羅哈斯大道，是觀賞馬尼拉灣落日盛景的最美長廊。羅哈斯大道順著海灣優美的弧線綿延，道路兩側椰樹亭亭玉立佇立海岸，是南洋風情最動人的底色，椰樹樹幹修長挺拔，枝葉繁茂舒展，層層疊疊的綠葉蓬鬆輕柔，在晚風中輕靈搖曳。落日的柔光穿透疏密交錯的椰林，篩落一地斑駁的光影，零零落落灑在柏油路面和濱海步道上。

我佇立在椰林之下，看霞光傾落在海面，整片海域瞬間換了容顏，原本清湛碧藍的海面，被落日的餘暉鋪滿融融動人的金輝，微風過處，將整片天幕的光影揉碎、打散、浮動流轉，一眼望去，滿目碎金搖曳，粼粼波光連綿至天際，海天一色，光影無垠。靜謐的海面之上，遠泊的輪船，凝成淺淺的剪影，不搖不晃，不語不喧，安靜地停靠在暮色深處，為遼闊的暮海添上一筆極簡而悠遠的詩意。

世人站在這片海灣，驚艷於落日的壯麗，他們眼中的馬尼拉灣，是與生俱來的絕美，是理所當然的繁盛，是旅途相逢的溫柔風景，他們追逐光影，沉醉盛景，所見皆是煙火歡愉，所思儘是當下美好。而我站在同一片暮色裡，當週遭的人群沉浸在眼前的盛景之中，我的腦海之中，卻是另一番場面，最清晰的畫面，便是往來於馬尼拉港的大帆船。今時馬尼拉港溫暖的暮色，與古時的遠洋帆船層層交疊，一靜一動，一新一古，讓

這場落日有了跨越時空的厚重。

腳下這片港灣，如今是馬尼拉的風景勝地，往昔卻是帆船貿易時代的重要遠洋樞紐。望著緩緩下沉的落日，我的思緒竟飄到數百年前的海面，彼時的馬尼拉灣，遼闊的海面上，一艘艘大帆船，在落日的餘暉裡勾勒出雄渾蒼勁的輪廓，粗壯的桅桿直刺天際，寬大船帆被夕陽鑲上金色，船員與商賈往來忙碌，腳步聲、呼喊聲、貨物裝卸的聲響交織在一起，打破海灣的寧靜。

那些閩商從大帆船上卸下來，茶葉、絲綢和工藝品，從這片海域轉運到各大州，穿梭於萬頃碧波之上，開闢出繁盛的海上商路。一艘艘大帆船離港、歸航，一來一往之間，便是跨國商賈的往來互通。落日朝朝起落，見證著這座港口因遠洋貿易而起的空前繁華。

海上商道上有往來逐利的商賈，也有下南洋謀生的閩南僑民，繁華的馬尼拉港，是僑民落腳謀生的起點，港區之外，王城深處，成了僑民聚居扎根之地，他們在市井間辛苦營生，或是依附港口做苦力，或是以手工藝、或是沿街叫賣營生，在遠洋商賈帶動的市井煙火裡艱難立足，日復一日，幾代人的堅守和努力，族群團結，積累財富，建立菲華社會。在這片海域的商路上，藏著幾代僑民漂泊謀生的血淚與堅守。

落日漸漸沒入海平面，漫天霞光漸漸褪去，天際靜謐黛藍，羅哈斯大道的萬家燈火，沿著海灣優美的弧線綿延鋪展，匯成一條溫柔璀璨的金色長河。車流緩緩穿梭，車燈流轉閃爍，王城內外，煙火次第。煙火歲歲縈繞王城，馬尼拉灣落日往復如常，那段風帆遠洋、遊子扎根的過往，早已融進這片海灣的人間煙火之中，看過千帆沉海，方能體會人間煙火來之不易。歲月流轉，海上商賈迭代更新，古帆船已成歷史，新的「一代一路」還在乘風破浪。只有心懷敬畏凝望這片滄海，才知每一場日落，都不只是風景，更是一段被山海珍藏的過往，一曲跨越時光的長歌。

2026年6月1日

王強

# 英雄與海盜同域的大航海時代

## ——從刺桐、月港到近代南洋移民的東南海疆變局



絲路溯源

當世界史敘事長期將大航海時代的榮光歸於西方艦隊，東南沿海千年濤聲卻被「閉關鎖國」的刻板標籤所遮蔽。正史「片板不許下海」的禁令，從未扼斷閩粵先民「以海為田、以命搏路」的頑強生機。從宋元刺桐萬國梯航、明末清初月港衝破重圍，到晚清南洋滄桑渡海，東南海疆數百年巨變，正是一部沿海子民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為生存向滄海求索、為永續與命運搏鬥的不屈史詩。

宋元之世，泉州刺桐港（Zayton）傲立海上絲綢之路核心樞紐，「滌海聲中萬國商」誠非虛譽。北宋元祐二年（1087），朝廷設市舶司，國家大港由此立定；南宋慶元間，泉州貿易規模超越廣州，成為舉世公認的東方第一大港。作為 UNESCO「節點—廊道—區塊」分析框架的關鍵節點，此地千帆雲集、萬商輻輳，阿拉伯香料、波斯珠寶、印度珍奇隨季風湧至，中國絲綢、瓷器、名茶跨洋遠播，伊斯蘭、佛教、道教、基督教、摩尼教一城共生，鑄就東方海洋文明的鼎盛格局。

永樂十五年（1417），鄭和第五次下西洋親臨泉州靈山聖墓行香立碑，既是帝國航海盛舉的實證，亦是刺桐連接東西航道的最後輝煌。數百年後，WTO 專家 Robert Travers 贈予筆者的《1421：中國發現世界》更印證：東方航海文明早於西方大航海時代，已構建橫跨印度洋的穩定航道體系，刺桐正是這一東方秩序的起點。

明初海禁驟降，洪武四年（1371）「片板不許下海」，東南海域商賈凋零、生計斷絕。然封禁愈烈，民間向海求生之心愈篤。嶼嶼孤懸海外，成為流民聚義、武裝自保的「海上梁山泊」；月港隱於河灣，暗通貨殖、銜接商旅，兩地呼應構成「陸上通聲息、海上自衛護」的法外格局。

大航海東風適時吹至東亞。1509 年葡萄牙艦隊入馬六甲，透過閩南海商蔡喇噠（Cheilata）蒐集中國情報；1513 年起，葡人隨華商船抵廣東屯門；1518 年，葡萄牙船長馬斯卡雷尼亞斯因錯過季風，意外駛入漳州灣（Chincheo），成為首位踏足月港海域的歐洲人。他親見：月港已號「小蘇杭」，民間商賈繁盛、百姓富足有禮，儼然海禁陰影下東西方「不期而遇」的貿易燈塔。

十六世紀中葉，閩南私商網絡已突破王朝邊界，以「絲銀對流」鏈接菲律賓與美洲，成為東亞海洋的實際主導力量。隆慶元年（1567），朝廷終於月港有限開海，准民船遠航東西洋，結束近二百年絕對海

禁。月港由此成為大航海時代中國唯一對民間開放的合法出海口。

不同于刺桐的官方禮制氣度，月港自始帶有江湖本色。「局部合法、全域禁錮」的體制，使合法商賈與冒險者並生、開拓者與違禁者難分，英雄與海盜同處一域，成為東南海疆最鮮明的時代印記。所謂「倭寇」，十之七八乃閩浙沿海求生無路的本土商民。顏直、李旦、顏思齊相繼而起，1624 年顏思齊率眾自滬嶼登陸台灣，開啟漢人大規模拓殖台灣的歷史篇章。

至鄭芝龍、鄭成功父子，民間海洋力量達至巔峰。1633 年金門料羅灣大戰，鄭芝龍大破荷蘭東印度公司艦隊，迫使西方承認中國近海主權；鄭氏集團不僅護航商路，更于泉州大地震後賑災移民、組織墾殖，以民間之力肩負國家安瀾之責。

同期，閩南商船深度融入 1571—1815 年馬尼拉大帆船貿易，中國絲瓷換回全球三分之一以上美洲白銀，支撐明清貨幣體系與全球貿易格局。但西班牙殖民者于 1603、1639、1662 年在呂宋發動三次大規模屠華，逾五萬華商慘死，成為東南海洋史上難以磨滅的創傷。1662 年鄭成功收復台灣後，即刻向呂宋當局遞交最後通牒，為僑民討公道、護尊嚴，以海上勢力撐起護僑屏障，盡顯東方海洋的俠義與骨氣。

1840 年鴉片戰爭後，五口通商格局確立，月港繁華落幕，廈門取而代之。兩重巨變徹底擊碎東南千年海洋根基：一是英人竊走閩茶種植與製茶技藝，導致閩茶出口崩盤；二是機械輪船取代傳統木帆船，延續千年的季風航海、帆船商幫體系終結，水手、商人、手工業者紛紛失業破產。回望數百年滄海橫流，從刺桐萬國通商、月港江湖崛起、1518 年葡人遇合漳州灣、料羅灣血戰捍衛海權，到近代口岸更替、產業崩解、南洋移民與僑批自救，東南沿海人民始終以不屈之姿與大海搏鬥、與時局較量。他們突破封禁、對抗殖民、開拓商路、跨海求生，用一實踐行「以海為田、以博為生」的生存哲學。

這段滄桑歷史，徹底打破「中國缺席大航海時代」的偏見，證明早期全球化並非西方單向主導，而是東西方攜手共創的歷史進程。從刺桐到月港，從月港到南洋，東南沿海從未被動等待「被發現」，而是以民間頑強生命力主動擁抱世界。它記載的不只是港口興廢、商賈起落，更是一個族群在危機中求生、在動盪中圖存的頑強精神。這段向海而生、向難而進的史詩，既是海上絲綢之路最真實的溯源，也為今日東亞與東南亞跨文化交融、僑鄉傳承與海洋文明復興，留下永恆而深沉的歷史鏡鑑。

胡濟衛

# 從梵蒂岡教廷的懺悔 看西方殖民掠奪的本質（上）



特稿

## 一、遲來五百年的「對不起」

2026年5月25日，梵蒂岡聖彼得大教堂，新任教皇利奧十四世面對全球13億天主教徒，發表了一篇震動世界的通諭《偉大的人性》（Magnifica Humanitas）。在這份通諭中，他做出了一個史無前例的表態：公開承認羅馬教廷歷史上曾親自授權歐洲君主征服和奴役「異教徒」，並以教會名義請求寬恕。「我以教會的名義，誠懇地請求寬恕。」利奧十四世寫道。

這份道歉的獨特之處在於，它並不僅僅針對個別信徒的行為失范，而是第一次有教皇公開承認教廷在制度層面為殖民掠奪提供了合法背書。過去，歷任教皇雖然多次批評奴隸貿易或現代奴役問題，但大多停留在對信徒行為的反思層面；而這一次，懺悔的矛頭直接指向了梵蒂岡自身的制度性過錯。

## 二、宗教權力如何為殖民掠奪「開光」

利奧十四世在通諭中毫不避諱地提到了兩份關鍵文件——1452年的《羅馬教會》（Dum Diversas）和1493年的《子午線詔書》（Inter caetera）。這兩份出自教宗之手的羊皮卷，在當年曾被歐洲君主視作跨海擴張的「合法通行證」。

1452年，教宗尼古拉五世簽署《羅馬教會》詔書，以最高宗教權威賦予葡萄牙國王無限征服的權力：不論土地還是人，只要不是基督徒，都可以被征服，還可以被當作終身奴隸。緊接著，1455年的《羅馬教皇》（Romanus Pontifex）又將這一特權擴展到更多尚未被歐洲人發現的地區。1493年，教宗亞歷山大六世應西班牙和葡萄牙兩國君王的請求，頒布《子午線詔書》，以大西洋亞速爾群島以西一百海里的經度為界，以西歸西班牙、以東歸葡萄牙——教皇本人親自出手，將世界一分为二劃歸兩個天主教國家。

這些教宗詔書共同構成了西方殖民史上臭名昭著的「發現原則」（Doctrine of Discovery）的神學基礎。「發現原則」的核心邏輯是：非基督教民族不具備法律上的土地所有權，因此基督教君主被賦予了神聖的權力——以傳播福音之名，行掠奪土地之實。正如梵蒂岡自己在2023年承認的那樣，

這些詔書「沒有充分反映原住民的平等尊嚴和權利」，但它們在歷史上確實為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征服提供了政治掩護，並在某些情況下為奴役「異教徒」提供了明確的合法授權。

而教廷從這種制度性庇護中獲得的利益，遠不止於政治影響力。在與殖民國家構建的「保教權」（Patronato）體系中，殖民帝國負有派遣傳教士、修建教堂與修道院的義務，而教廷則通過控制殖民地的宗教人事任命，間接分享了殖民擴張帶來的物質收益。在這些看似神聖的條文背後，一個與殖民掠奪深度捆綁的制度性網絡已然成形。

## 三、十字架下的暴行與沉默

這些教宗詔書並非紙上談兵。在它們的庇護下，殖民者的船隊在美洲、非洲和亞洲長驅直入。僅跨大西洋奴隸貿易一項，就有超過1200萬非洲平民被強行塞進低矮陰暗的船艙，每7人中就有1人永遠留在了大洋深處。而在美洲大陸，天主教傳教士與非基督徒原住民的相遇，幾乎從一開始就將「信仰」與「力量」捆綁在一起——舉起十字架，一面摧毀原住民的偶像和傳統信仰。

西班牙人更在17世紀進一步展開了系統化、有計劃地清除拉丁美洲原住民宗教傳統。

或許比直接暴力更隱蔽的，是教會在殖民者與原住民之間扮演的角色。一些傳教士確實努力學習當地語言、為原住民編寫要理書，甚至在布道中表現出對原住民的同情與關懷，但與此同時，他們也在講道中反覆勸勉原住民「聽天由命」，告誡他們要畏懼天主的懲罰，服從西班牙人的統治。在神品聖事方面，一般不允許原住民晉陞神父——這種制度性的等級安排本身，就構成了對原住民尊嚴的否定。

## 四、懺悔的限度：從文物歸還到制度冷漠

利奧十四世的道歉並非梵蒂岡面對殖民歷史的第一次回應。早在2022年，教宗方濟各就曾在加拿大埃德蒙頓附近的寄宿學校遺址上向原住民倖存者道歉。他說：「許多基督徒支持壓迫原住民的權力殖民心態，令人遺憾。我很抱歉。」而在2023年，梵蒂岡正式發表聲明，「否認『發現原則』是天主教信仰的組成部分」。

（未完待續）

劉先衛

# 煙火氣裡的新賽道： 燒烤學院爆火折射就業觀重塑



詩意衡南

近日，湖南嶽陽燒烤學院的招生盛況引發社會熱議：4000餘人爭奪30個名額，錄取率不足0.75%，學費5800元的30天技能班成為眾多求職者眼中的「香餡餅」。這所全國首個聚焦燒烤產業的產教融合學院，不僅打破了「烤不用教」的傳統認知，更折射出當代青年就業觀念的深刻變革——當「學歷崇拜」逐漸讓位於「技能務實」，「靠手藝吃飯」正成為一條充滿煙火氣的新賽道。

岳陽燒烤學院的火爆並非偶然。其背後，是產業升級與個人選擇的雙向奔赴。一方面，燒烤行業早已告別「一把鹽一勺辣」的粗放模式，標準化醃料、精準溫控、門店運營等專業化需求，讓傳統師徒制難以滿足行業發展；另一方面，學員構成中既有想開店創業的80後、90後，也有跨界而來的本科生，他們用腳投票，選擇「回爐」學技，正是看中技能型崗位的廣闊前景。正如學院設置的「學歷+技能」雙證模式，既提供大專本科學歷，又培養全鏈條燒烤技能，精準切中了市場對複合型人才的需求。

這種轉變，是時代浪潮下的必然選擇。近年來，從浙江龍蝦學院到柳州螺螄粉產業學院，一批依托地方特色的小眾職業院校悄然興起，它們共同指向一個趨勢：職業教育與產業需求的深度融合。當

智能製造催生「新藍領」，當傳統手藝升級為標準化產業，技能型人才的價值被重新定義。數據顯示，高職畢業生平均月薪持續增長，部分技術崗位薪資甚至超過同屆本科畢業生，這無疑為「手藝吃飯」增添了底氣。

當然，爭議聲中也需保持理性。有人質疑「短期培訓能否學真本事」，有人擔憂「技能熱」背後是否存在泡沫。但事實上，岳陽燒烤學院的課程設置頗具匠心：30餘位資深師傅執教、自編教材涵蓋技藝與管理、從零基礎到跟店培訓的全流程指導，無不體現其專業性。而學員畢業後不僅能獲職業技能證書，還能享受創業扶持，這種「授人以漁」的模式，遠非簡單「割韭菜」可比。

說到底，4000人搶30個名額的熱度，本質是對「體面工作」的重新定義。當「宇宙的盡頭是編製」的執念逐漸鬆動，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明白：真正的安穩，不在於辦公室的格子間，而在於手中過硬的本領。無論是操作工業機器人，還是掌控燒烤爐火，只要能創造價值、實現自我，就是值得尊重的職業。

當灶台連起講台，當手藝成為專業，我們看到的不僅是職業教育的春天，更是一個多元包容的社會正在形成。未來，隨著更多「小而美」的特色學院湧現，或許會有更多年輕人從煙火中找到屬於自己的星辰大海。

**菲律賓商報**

**CHINESE COMMERCIAL NEWS**

于以同傳媒有限公司出版  
Published every morning by  
YUYITUNG COMMUNICATIONS, INC.

創社社長：于以同烈士  
社長兼總編輯：于慶文

營業部：227 Dasmariñas St., Binondo, Manila  
電話：79606382 · 82411756  
傳真：82411588  
電郵地址：siongpo@gmail.com  
電子網頁：www.shangbao.com.ph

member:UPMG GROUP

請掃碼關注微信公眾號  
  
Android 客戶端下載